

书香世界

书就是灵魂的镇纸

□ 蒋蓝(四川)

我一直欣赏《隐居》的作者、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作家瓦西里·罗扎诺夫的一段关于书的论述,我为之标上了序号:

- 1、书应该价钱昂贵。
- 2、书跟你推心置腹。书使你从中受益。书给你讲述今昔。
- 3、书不应该低三下四。书应该玉洁冰清。
- 4、书不追随任何人,不委身于任何人。书平放在那里,甚至“并不期待买主”,只是平放在那里。
- 5、书要找,书须淘;一旦得到,就要爱惜之、珍藏之。
- 6、书不能“外借”。书一经“外借”,便堕落为“荡妇”。书一经“外借”,便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质朴、自己的纯洁。
- 7、“阅览室”和“公共图书馆”(除了供全国使用的帝国图书馆),就实质而言,乃是“公共场所”(见《落叶·第二筐》,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版411页)。

这几条关于书的个人定义,自然不能放之四海,但体现了困境里的罗扎诺夫对于自己出版《落叶》前后的真实心境。

据此,我不妨完成一个读书的接龙游戏:

- 1、有些书,必须反复多次购买。我至少购买过帕斯卡尔的《思想录》5次,不是为了证明鄙人就是帕斯卡尔的同志,而是东一本西一本穿插在书柜里,这可以约束书柜里面过于狂悖、叫嚣的声音,并让我立即发现这些伪币,以及伪币制造者。
- 2、书柜不是存钱罐。不要把陌生人赠送的书,轻易放入书柜。
- 3、卖书固然不是卖纸,但如今卖纸的商贩与作者,确实太多了。
- 4、学会容忍出版物当中的废话、空话,关键是在废话、空话之后,我甚至一句也没有记住剩下的,就是说,全是废物。甄别至此,是读书的一大喜乐。
- 5、读书跟收荒匠的艳遇非常近似:偶尔能够在废品里发现现钞和金条,但这样的机遇一定不

寻花访草

悬钩子和乡下的“泡儿”

□ 杨庆珍(四川)

“遍地黄金啊!”来自北京的博物摄影家莫非老师眼睛发亮,他在山径上走走停停,不时蹲下来甚至跪下来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野山药、薏仁、葛藤、野葡萄、节节草……多不胜数的植物,或花叶招展,或果实闪烁,在路旁、溪边、林地摇曳着各自的风韵。秋冬初的邛崃山区高何镇山区,薄薄的雾霭在山岭上缠绕,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馨香。我跟随莫非老师的脚步,听他在拍摄的间隙为我们讲解。

在一丛藤叶蔓生、挂满黄果的灌木面前,莫非老师饶有兴趣地拍了很久。“这是寒莓,蔷薇科悬钩子属,有刺,它的果实是很多小浆果形成的聚花果,味道酸甜,能清热解暑,你可以尝尝。”悬钩子属是个庞大的家族,又称树莓属,种类繁多,变异性大,包括树莓、寒莓、茅莓等。(《中国植物志》记载194种,据说全世界有700种以上,至今仍有不少存疑未定或尚未发现的。它们开花结果的时间从春到秋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植株有倒钩刺,叶子掌形有锯齿,果实多浆,味甜酸,可食用。其中,寒莓算是一年中最新成熟的,深秋到一月份都能看见。我摘了几颗黄澄澄的寒莓摊开在手里,水灵灵、晶莹剔透,一入嘴,汁液饱满,味道酸甜,有一股山野清气。一口干净的、津甜的,那么小却能将人整个淹没的清泉,刹那那,就像普鲁斯特钟爱的玛格丽特小饼干,熟悉的滋味瞬间唤醒记忆,有些东西开始苏醒。

这种野果,我们小时候可没少吃。本地人一般地将这类多汁浆果唤作“刺泡儿”,它们植株有刺,果实大多数内部是空心的,吃起来水分充盈,酸甜清香。四川方言向来就有儿化轻声的习惯,一个“泡儿”字,上下嘴唇轻轻一碰,准确到位又极为鲜活地传达出野生浆果丰满、柔软、甘甜略酸的滋味。刺泡儿是童年山岗上那一群无忧无虑的村娃最好的伙伴。从春到冬,山野里各种“泡儿”次第成熟,是我们源源不断的零食库。

最早成熟的刺泡儿是“栽秧泡儿”,顾名思义,即在栽秧季节成熟的(就好像迎春花,我们乡下唤作“谷种花”,因为每年撒谷种时这种花就开了,黄灿灿的,花瓣一层层打开,柔软细嫩,很讨人喜欢)。“栽秧泡儿”多生长在田边地角,阴柔的藤蔓兀然生出许多狡黠的锐刺,却又扮出一副伏地而生的谦逊状。栽秧时节,刺泡儿骄傲地成熟了,远看像撒落的黄色小星星,近看颗粒晶莹,水水嫩嫩,其滋味虽比不得野草莓甜美,酸味较重,却也逗引得村孩们雀鸟般追寻而至。因为寒冬刚过,新鲜水果实在不多,而它们又是那么鲜美!我们小心躲避着尖刺去摘泡儿,但手背上往往还是被划出一道道血痕,回家时难免挨大人一顿叱责。

当水田里的秧秧开始抽穗,灶锅里开始飘出煮嫩玉米的香甜,这时候,惹人爱的“红泡儿”(也叫“玉麦泡儿”)悄然熟透了。这种泡儿的枝干壮硕,植株繁盛蓬勃,布满锐利的刺,红褐色的绒毛,果实熟透了呈鲜艳的红色,远看有点像樱桃,但是比樱桃更甜,没有丝毫酸涩,属于刺泡儿中的上品,人见人



饱含童年记忆的悬钩子 平儿(四川)/摄

爱,想来,那些“泡儿”是老天赐给孩子们享用的珍宝吧。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在西岭雪山脚下有过一段教书生涯,山居的日子里,还有一种土名叫“大乌泡儿”的植物给我印象至深,也是悬钩子属,成熟季节大约在秋季开学不久,其果实个儿大,紫褐透亮,饱满似桑葚,软软甜甜,甜蜜丰美。那时放学后我常常在学生们的带领下去山坡上寻觅采摘。在大自然这个广阔的课堂里,他们才是我的老师。“大乌泡儿”的最佳采摘时间是雨过天晴,雨水不仅洗掉了浮尘,也冲走了喜欢在藤树上爬来爬去的蚂蚁、蜘蛛等,一颗颗大乌泡儿干净发亮,可以敞开肚皮放心吃。摘一把形状酷似窝窝头、状已熟透的泡儿放到嘴里,咀嚼时,还会发出细微的咔嚓声,水分充满口腔,甜如蜜汁,过瘾得很。“应该是川莓,四川特产的一种悬钩子属植物。”莫非老师听了我的讲述,如此推测。

许多年后,当我知道当年土语中的“泡儿”各有正式学名,悬钩子属的“刺泡儿”即树莓,它们有个统一的文雅称呼,应该叫做“莓儿”,但我还是很喜欢它们的小名“泡儿”,接地气,就像我如今回到老家,仍然有乡邻的叔伯阿姨亲热地喊我“珍疙瘩”,一声呼唤拉近了距离。我仿佛又回到光着脚丫在田野山林里飞奔,尽情采摘野果的童年。那些被时光挤兑到犄角的回忆会被蓦然唤醒,停留在脑海里的全都是幼时的欢声笑语。谁能说,我们不是大自然生养的一枚野“泡儿”呢?

九眼桥诗群

温江的河

□ 李永康(四川)

深秋行走金马河

听风枯叶落,
漫看水长流。
金马今何在,
芦花亦白头。

二

游人皆不识,
鸟鹊唱情歌。
天阔云无影,
河宽月涌波。

江安河遇渔翁

碧玉溶江水,
孤云伴莺飞。
老翁头染雪,
撒网捕余晖。

漫步杨柳河

垂柳轻扬恋细波,
月光踏浪唱情歌。
人随花影匆匆过,
一笑相逢有几多。

凤溪河

凤凰中夜久徘徊,
可是梧桐嫩叶开?
危雁呢喃交颈悦,
涓涓溪水入怀来。

涂拥诗四首

我的山水

河山撤退,开始潜伏我体内
百年肉身,经不起折腾
再好的山水终将灰飞烟灭,最好选择
埋入泥土作肥,撒进大海喂鱼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仰望高山
没有一个帝王,能将泰山稳坐
草木随便长,不轻易就医
省略高山,但流水必须有情
它是镜子,黑暗中肝胆相照
也是热血,路遇不平沸腾
山水要活起来,还得张开手脚,作鸟翅
冲破樊笼,想飞就飞
最后心中供一菩萨
早晚念诵心经,让全部山水归还原始
让自己归还岁月
不刻意减肥,也不急于扩张领地

落叶

春天也不要了,只有落叶才有这样的勇气
白云拉不住,鸟语也不再听
就这样决绝地往大地自尽
其中一叶砸向我中年
再回首,看路边树叶奋不顾身
超过路人,集体游行
甚至还往马路中间奔去
与车轮,生死相拼
我还看到,山中许多树叶
也在做着相同动作
只不过它们会在土中慢慢腐烂
而城市落叶,来不及找到根
就成了垃圾
在天亮之前,被清理

送别

送你到天堂继续写诗
蓝天作纸,大海为题
你在人间没写够的,再骑着白马吟
天堂有公主,请继续爱情
继续抽烟,喝酒,戏说乾隆或李白
真的有那么好嘛,为什么还叫送别
我送你一支烟不香吗
我送你一杯酒不浓吗
别把这个雨夜,弄得泥泞
除了泪水,其他流水都不叫送别
除了仙界,别的地方都放不下诗人
桃花潭水太深太冷
我只需要手掏一尺,擦尽眼泪

乌中监狱

把一座监狱建在高山上
神清气爽,有利于洗心革面
再将鸟儿都唤来,叫得月朗星稀
我喊得出来喜鹊、白鹤、鸳鸯
不喜欢碰到麻雀、乌鸦、猫头鹰
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受过教育的鸟儿不触铁丝网
它们熟悉枪声
铁门内也飞不起来一根鸟毛
粘在铁窗上的眼睛,很多时候
盯着蓝天白云,最怕看到一排大雁
排成人字,飞下山
我心中也有一座这样的监狱
只是一直不知,也无人提及

朝花夕拾

属于新世纪的《对话》

□ 席永君(四川)



《对话》(局部) 谢常勇/绘

作为一位成长型的艺术家,现在就定义谢常勇是某某主义画家,似乎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谢常勇显然不是一位象征主义画家,他甚至压根儿就没有立志成为一名象征主义画家的内在冲动,尽管他的作品像大多数象征主义画家一样,非常富有装饰性和思想性,并由此构成“对现实主义嘈杂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抵制”。话虽然这么说,但并不意味谢常勇的绘画就完全排斥象征主义充满活力的艺术基因,相反,他的许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具有某种象征性和隐喻性。

比如,这幅题为《对话》的大尺幅(180mm×200mm)油画作品,就非常富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画面中,四只身姿曼妙优雅、翩翩起舞的“天鹅”,踏着脚尖,缓缓迎向一位身着中国传统戏剧服装的女子。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子目光旁视,若有所思,并未以自己或亲切、或惊喜、或热情的目光迎接她们。显然,她的整个身心还深深地沉浸在游戏人物的角色之中。这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这位优雅的女子是谁?她为什么出演这出戏?这出戏的主题又是什么?很显然,这样一个名为《对话》的戏剧场景是画家谢常勇自己设定的,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与四只蓝色的“天鹅”在共同演绎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会是十九世纪柴柯夫斯基的《天鹅湖》,更不会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个主题只能属于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在我看来,谢常勇既是这出戏的编剧,又是这出戏的导演。他自编自导这样一出戏,可谓用心良苦。当他对面面中的所有人物投入自己全部的情感,并用自己的心——贴近画面中的所有人物,我甚至觉得他就是画面中的这位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就是这四只翩翩起舞的“天鹅”。我的这种“移情式”的解读,谢常勇想必不会拒绝。也许,《对话》仅仅是谢常勇头脑中的一个意念,这个意念由来已久,一直困扰着他,折

磨着他,是他凭借自己沉着冷静的创造力,让这位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和这四只“天鹅”,在画布上得以复活。也许,谢常勇的内心就渴望着这样的“对话”,并在自己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ue)。

但为什么画面中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只有一位,而翩翩起舞的蓝色“天鹅”却有四只呢?我不再追问,也不再向画家本人打听,就留给观众(读者)以福柯式的“目光考古学”去穷根究底吧。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画布上。我在想,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林则徐语)强行打开中国古老的国门,到本世纪日新月异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强势开启,灾难深重的中国逐渐从深度的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我在想,整整一个半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曾像今天这样有过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我在想,中西方文学艺术何曾像今天这样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平等对话!是的,对话需要对等。不对等,何来对话?这或许正是谢常勇创作《对话》的内在原因。

在绘画语言上,谢常勇和他的恩师、现任四川美院院长、著名油画家庞茂琨一样,都对古典油画体现了一种少有的“异端继承”。但在绘画风格上,谢常勇又和庞茂琨判然有别。

回到文章开头的象征主义话题。熟悉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人都知道,法国象征主义画派代表画家夏凡纳(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一直反对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他始终不为种种艺术思潮和艺术运动所动,在绘画艺术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沉着地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夏凡纳从未正式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但他却意外地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家的“先知”。我想,“追求寓意,追求构图的单纯与平静,追求装饰效果”的夏凡纳对创作了《对话》的谢常勇的绘画艺术必然有一种深刻的启示。

风物流年

久违了,贺年片

□ 赖科刚(四川)

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络,变得快捷。但许多美丽的事情也被“快捷”掉了,比如在新年的时候互寄贺年片这种事情。因此,我们有点怀念贺年片的岁月。那时,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手机,朋友亲人之间只好用书信互报平安。

隔着千山万水,信息传播速度慢,时间长。为了贺年片能赶在元旦之前到达亲友的手上,我们得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开始忙起来:

先列出名单,仔仔细细核对,深怕不留神漏掉一个亲友,或弄错了姓名,或地址不正确,导致自己的祝福不能送达远方,留下深深的懊悔。

心灵物语

眺望群山

□ 杨彬(四川)

自小出生在大山里,那山里物质匮乏,人居稀少,气候寒冷,道路泥泞,真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没有常规的学校,常常苦闷于这样恶劣的环境,总幻想着山外一定是晴朗的、五彩的、热闹的、富足的、适合自己的。在自己萌生了出去寻找新生活的冲动后,就踌躇满志地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大山。

大都市的节奏很快,快餐式的生活,走马灯似的变换着行业 and 职业,压力山大,机械麻木,疲于奔命,自己当初最纯真的追寻,根本就不复存在。每天都遭遇水泥建筑、人流拥挤、交通堵塞、天空雾霾、噪音喧嚣的排挤和伤害,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还是那种貌似热情的高楼大厦、貌似文明的现代科技所闪烁的五彩斑斓的诱惑,不可预知的算计、诡异而迷茫。长此以往,我觉得很累,活得不快乐,失去创造精神,失去激情、信心和幸福……

于是,开始怀念山中的岁月,怀念让我生出许多希望和梦想的座座群山。于是,在每一个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里,总是乐此不疲地向山中挺进,朝圣般地伫立在山的一边,眺望层峦叠翠,连绵起伏的如海如潮、似云似雾的群山……

磨着他,是他凭借自己沉着冷静的创造力,让这位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和这四只“天鹅”,在画布上得以复活。也许,谢常勇的内心就渴望着这样的“对话”,并在自己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ue)。

但为什么画面中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只有一位,而翩翩起舞的蓝色“天鹅”却有四只呢?我不再追问,也不再向画家本人打听,就留给观众(读者)以福柯式的“目光考古学”去穷根究底吧。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画布上。我在想,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林则徐语)强行打开中国古老的国门,到本世纪日新月异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强势开启,灾难深重的中国逐渐从深度的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我在想,整整一个半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曾像今天这样有过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我在想,中西方文学艺术何曾像今天这样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平等对话!是的,对话需要对等。不对等,何来对话?这或许正是谢常勇创作《对话》的内在原因。

在绘画语言上,谢常勇和他的恩师、现任四川美院院长、著名油画家庞茂琨一样,都对古典油画体现了一种少有的“异端继承”。但在绘画风格上,谢常勇又和庞茂琨判然有别。

回到文章开头的象征主义话题。熟悉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人都知道,法国象征主义画派代表画家夏凡纳(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一直反对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他始终不为种种艺术思潮和艺术运动所动,在绘画艺术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沉着地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夏凡纳从未正式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但他却意外地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家的“先知”。我想,“追求寓意,追求构图的单纯与平静,追求装饰效果”的夏凡纳对创作了《对话》的谢常勇的绘画艺术必然有一种深刻的启示。

我们走街串巷,从这个摊位跑到那个铺子,精挑细选贺年片,然后,抱着一大叠花花绿绿的图片,回到家里,再专门腾几个下午出来,一字一句,小心翼翼地编写祝福语,一本正经地亲笔签名。最后,走很远的路,去邮电局,排队邮寄。整个过程,虽然费时费力,但那份感情,却是真切的;那份欢乐却是珍贵的人生风景。

收到贺年片的人,也是无比幸福的。他们从熟悉的笔迹里,读出遥远的地方,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深情地牵挂着他们。因为这个,他们也许会感动好多天,甚至一整年、整整的一生。

其实,人是属于山的。在远古,人都是在山里代代繁衍,又代代从山里走出,去开创未来的,山是人的依靠,山是力量的源泉。尤其在环境恶化、空气污染、人心浮躁的今天,山更显示出它父性的宽厚和故土情怀。

喜欢群山,群山和河流不同,河流柔情母性,愁肠百结,而群山刚强雄性,蕴藏力量,传递勇气。

喜欢群山,群山和高原不同,平原宽阔坦白,一览无余,而群山含蓄深沉,神秘迤迤。

喜欢群山,群山和城市不同,城市热闹却不热情,群山冷峻却不冷漠。

喜欢群山,群山和凡尘不同,山是凡尘却充满仙气,山是神仙却很凡尘。

眺望群山,山才是人类的春风家园,是我们应该皈依的信仰。